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九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十三

翰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 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自皇

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内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内增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盖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為大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禄矣臣今畧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

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爲將
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有
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書表
宅案等別無恩例只自慶歷八年剏立年限上自
郡王下自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殿侍客司
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
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爲僥倖者臣今

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舊例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慶歷八年客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宫院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兼諸宫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為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侯轉

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或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叙勞酬獎及合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絶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述濫官畧陳此二事如允臣所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 至和二年

右臣近曾上言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

勑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
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
令乖錯紀綱隳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
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
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已
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奬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
況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壯莫不
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

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一作功）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獎恩澤（一作廣得功料大即圖酬獎恩澤多）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止為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置（一作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為之臣實痛惜臣因準勑減定於三司畧見大概開先殿初因

兩條柱損令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為能臣竊見累年天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宫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是焚燒蕩盡是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

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及字一作止外)其未修者宜速寢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别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為勞績其奉先寺乞勅寺家自修令垂拱殿是陛下當坐之處近聞為無(一作未有)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所陛下尊為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

屋可居蓋為將良材美木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進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一作必盡焚除）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一作

聰
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二狀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一作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

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横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一作之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决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

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一作流乎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

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横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歴三四年横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一作復決然則京東横壠兩河故道一無二字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

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北銅城已上則似低北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一作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縁而頓淤横壠之口亦何縁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一有所字不能必則一作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

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一有而字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

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一有者字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令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濵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

利耳是（一有則字）智者之不為也令若因水所在（一作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令河所（一作決）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令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令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

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修河第三狀一作論六塔河至和三年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盖其説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

三曰無奇策令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令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令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令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

必（一作雖）大而其害未至（一作止）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一作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

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一作害)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一作貴)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

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

胡復故道者其患三而速開六塔以回全河者其患三
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
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
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
勢一無勢字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
河患可禦不至於一作為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
令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
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

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横流散溢濵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産河北一

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艱溢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一作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

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令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黙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令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

為小人僥兾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 至和三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一作不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蔵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一作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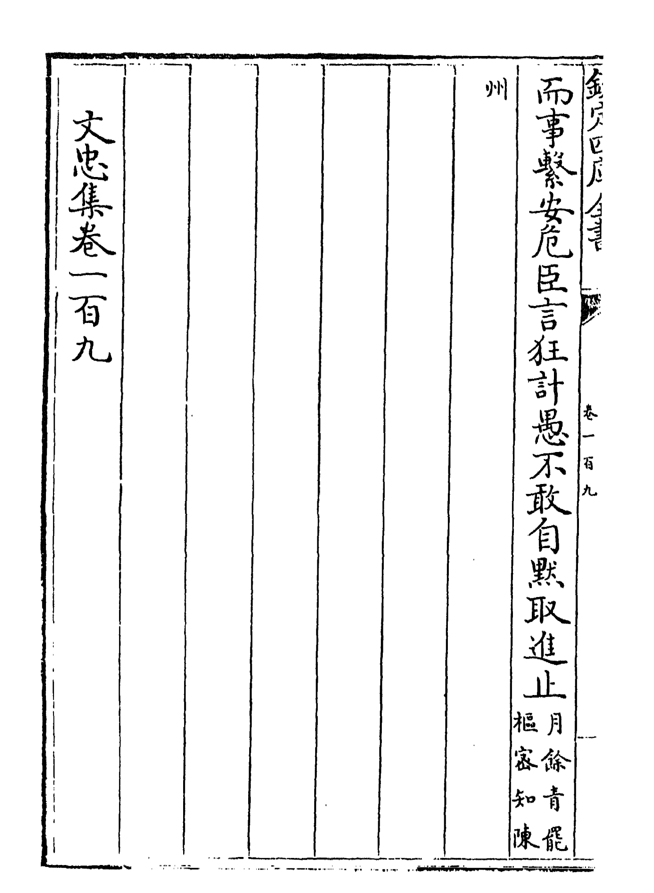
之人共知而獨獨其一作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於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伏一作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陜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

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盖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内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畧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嫻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

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宜自一作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

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廹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

但武臣掌樞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一作後）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一作息）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



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 月餘青罷樞密知陳州

文忠集卷一百九

文忠集卷一百十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十四

翰苑

論水災疏 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

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犇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縳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

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葬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一作驚)隱惻至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

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

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宫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盖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祖宗之重亦所以絶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

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

羣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漢字一有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聖慈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

來陛下服藥於內（一無二字）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一無十字）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塡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宫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

稱述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一作望
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支且以為子未
用立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
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
已謂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
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
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
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

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盖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

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决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覩一作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同前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䟦一人形

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維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

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將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為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

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内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

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茍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

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

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卹之急者兼又放税賑救皆耗運司錢（一作用）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

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
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
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
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巳
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
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
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
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

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為雨水渰浸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墻壁摧塌乞行修整尋一無尋字曾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

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宫裏外覷當見二壇浸在水中四神門及闕庭齋宫屋宇並各倒側摧圮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横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墻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覷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人兵士在彼扞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扞水

又無官員監督社稷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罰豈輕陛下仁聖寛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為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決洩庫出積水築起四面垣墻不使路人車馬往來褻瀆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

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 差知禮院王起三司判官王繹

監修

提舉

乞添上殿班劄子 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悦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一作能得上殿奏事今雖邉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頤養聖體然

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君父動經年一作歲半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一有臣字今欲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閤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

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勑旨（其後上殿添一班）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論某人交結宦官狀嘉祐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一作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蓋緣（一作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緣）飾姦言好（一作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一作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

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一作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義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

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一作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宫宫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竪搆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一作其所稱信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

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一作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有使字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一有議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三字一作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

下常患近歲以來一無二字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一有訟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令闈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一作命字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一作沸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一作事體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臣願聖聰抑

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議之論一作說早一作速罷昌朝還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奬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

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鏁廳進士得解人中四字一作内三百餘人是瑗一作皆是胡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一無自字是朝廷一有之字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冊書之以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於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也一作誠可惜矣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

子監或專一作兼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勅

旨

薦布衣蘇洵狀嘉祐元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顔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旣伏而

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純固性識明達亦甞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

賜甄録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嘉祐五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一作淳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

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 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為學者師法庶幾內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為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

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名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一作為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劄子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為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

知烈之為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一有也字）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為況聖恩優異褒責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為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名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一作其於）進退之際

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況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至和中

臣伏見陛下仁聖聦明優容諍諫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陳

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階盖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孤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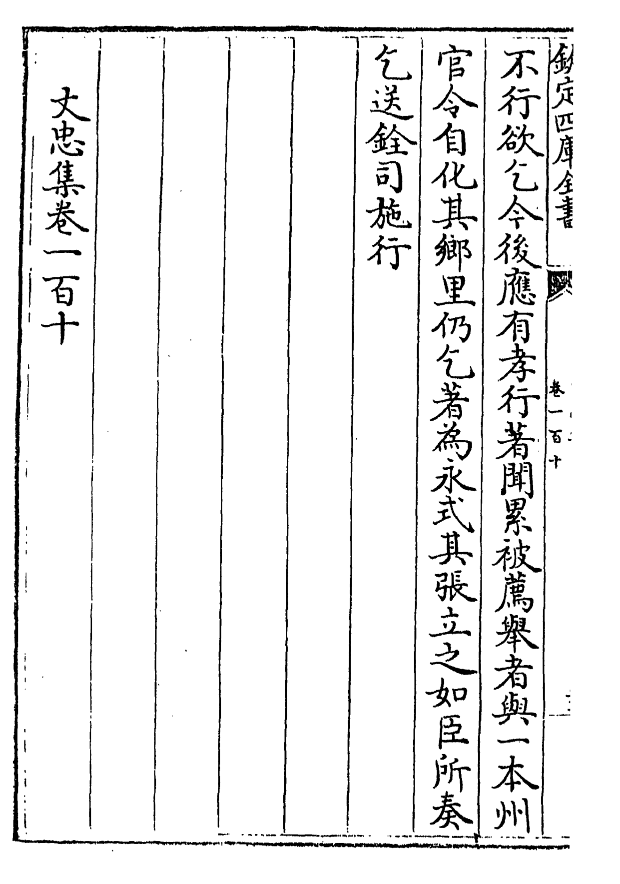
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虚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

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茍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乞留中遂不出）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偽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奬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累次保明安

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毋年八十無禄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邊遠官𡌛之家居則患禄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侍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不及於𡌛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奬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閲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



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爲永式其張立之如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文忠集卷一百十

文忠集卷一百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十五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嘉祐二年四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

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大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一（一作二三）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一作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偽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

學者無以自别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令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奬之意自為姦偽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一作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偽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寛監門之責重廵捕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㨪撿則慮成擁滞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廵察多差内臣及清幹京朝官廵捕每獲懐挾者許與理為勞績

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搜撿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奬其巡捕官除只得巡察懐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為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奬源一作厚奬如允臣所奏乞立定巡捕官賞格及懐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牓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一無明字舉人行實一作止劄子同前

臣伏覩近降勑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能免小過微累皆為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

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踰濫冒哀匿服曾犯刑責及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若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違必一作並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

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别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

中國待遠人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一作阻下同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恥懷恥蓄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温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為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

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為中國之辱又使契丹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他求則為後患何可涯哉今北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北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

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彼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 一作書 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

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

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顔今既出降漸疏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宫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顔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録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悦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甞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有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内也不止宦官宫妾

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顔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内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内則無一

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 嘉祐二年九月兼判祕閣祕書省

臣近準勅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文總

目逐旋補寫依例讎校了以黄絹裝褫正副二本收附
準備御覽内中取索一作借本閣尋具畫一合行事件聞
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値抄寫觀文殿
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員數甚多除係省府
南曹外其餘主判閲局及别無主判者並各無書校對
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閣國家優養賢材之地
自祖宗以來號為清職今館宇闃然塵埃滿席有同廢
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

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員先將祕閣書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即於三館取索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刋正裝褫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候見得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一作照闕人即别具擘畫聞奏令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一作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一無矣而家三字計者宜於此時

一作亦宜及今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一作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

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為王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章草藁尚有編録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葢由從前雖有編録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為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帙號為學士院草録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

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不畫時編録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為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葢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令取進止

請令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内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内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内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為恩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内降或為府司後行或為宫院姨嬭或為内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於再三而干求者一無三字内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

煩聖聰以求私庇宦豎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一無此字）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内降劄子 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内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准内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恃干求内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著為信令今梁舉直累煩膚聽干求不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勅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書之以著人君之

過失令梁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令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内降者其元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茍為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為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内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連進納令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嘉祐三年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别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為差内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畧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

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宫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宫已廢未追一作追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别為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令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 嘉祐四年春

臣勘會府界新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户經府披訴稱被人夫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拆拽舍屋等事尋差兵曹叅軍張稚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却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三所草瓦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孫骨肉環坐守之

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甚貧一作貧甚者用火燒焚向空撒棄其莊宅屋宇累世安居旦夕毀拆全家露坐寃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横屍暴骨殃及幽明可為憫傷可為驚駭兼體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勝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水盡入白溝河所以年年決溢令又剏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令所開新河深六尺至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

仰水勢難行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計會都水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茍如臣所說不虛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卻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利見開河之人本為自圖功賞及從初檢計壕寨官吏蒙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桑棗在所開地內情理難恕欲乞下開封府取勘一作會其獻利之人與壕寨等並行決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慰生人

令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 嘉祐四年

臣伏以上元放燈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為嬉游若乃二字一作皆以時歲豐和一作時豐歲和人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久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内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為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

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為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蝕之災一無二字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酺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一作和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有見令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令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嘉祐四年三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一作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厚薄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

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一無二字爲士者常節一作當下同貴名節以自一無此字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外議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

或有不恩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

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一作間言)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一作偷)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哭騎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四字一作天子)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

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别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徼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賴陛下至聖一無二字至明察見諸臣本以一無此字忘身徇國非為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

之善一作臣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纎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一無此字下同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者字一作之人得以為說而惑

亂主聽令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

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别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甞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

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文忠集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珏

文忠集卷一百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十六

翰苑

乞與尹構一官狀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

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為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寃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惸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祫享大禮在近羣臣

皆得奏稟子孫伏望聖慈録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禄以免飢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丁寶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一作稅丁寶臣前任知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傳官叙理監當方智高攻劫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犇逃一如一作謙閒當時獨

寶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曾鬬敵朝廷以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遇裕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嘉祐四年

臣近準勅為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

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為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為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

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爲恥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士一員專舉況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爲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

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許懷德狀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裕享加恩自合兩表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停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閤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叙前來裕享加恩乞併寢二

命蓋懷德以裕享例加恩命為輕所以更無表讓却於今来表内因帶叙陳其前来恩制久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閤門無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況懷德身是將臣職典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撰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庶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許懷德狀同前

臣竊以為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

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羣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為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祫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詰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為怪是陛

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
治體者皆為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
非有強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
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
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為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
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
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
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與之浸

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為許懐徳事曾有奏論畧陳大槩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況如懐徳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鋭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

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葢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息一無二字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令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

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絶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一作患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一作初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遣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一作二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一作使之人既一無此字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

容一作用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一無此字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一無二字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

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産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絶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絶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絶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

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逺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逺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算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算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算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

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比得寛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䕶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説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李燾長編説五害處止是節文仍改變轉不動一句為艱於移用

論監牧劄子嘉祐五年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歳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遝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為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秖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創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

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况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
權暫差臣仍於吴中復等三人内更差一人與臣同詣
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
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温
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
既詳究其根源兼傍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
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啟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
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

竊思今之馬政一有者字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一作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邠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一作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敵中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一作惟今之河東一有路字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

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為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

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劵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群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劵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令取進止一作國馬之制

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伏覩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將有更革臣以為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其弊亦衆若止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創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人同臣躬按左右廂監牧凡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斟酌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詳究根源旁采衆議然後以此日臣寮奏請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

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為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兾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嵐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寖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為改更以上乃通鑑長編所載與集本頗異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同前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奬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

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為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為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為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

輩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一作姿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蠭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

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繆舉臣甘伏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免進五代史狀 同前

右臣準中書劄子為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史草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他能少急養親遂學干祿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史褒貶前世著為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

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閒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文治之朝不為多士所誚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删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

建立學校而勸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為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絶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

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為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

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令取進止

議學狀嘉祐元年
一有新字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

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

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隣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

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盖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禄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

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一有而字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遊士齋其一身而来烏合羣

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歷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

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一有籍字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令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一作人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

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一作在於敦本教學之意而修其實事給以糇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一作謹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一作士修其行非為

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媮薄之
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
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
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
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文忠集卷一百十二